

非常经典

铭刻记忆的永恒，感化世纪的情愫，镶嵌岁月的
晶莹，吮吸名著的乳汁，绽放属于生命灿烂不朽的思
想之花。

霍桑作品集

(一)



[美国] 霍桑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霍桑作品集(一)

(美国)霍桑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霍桑作品集(一)

(美国)霍桑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簡介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美国小说家。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世家,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写作。曾两度在海关任职。1853年任美国驻英国利物浦领事,1857年后侨居意大利,1860年回国专事创作。

霍桑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作家。他抨击宗教狂热和教会虚伪,又把加尔文教派的善恶观念当作认识社会的标准;他记叙新英格兰殖民地人民的抗英斗争,同时又对社会改革、技术进步和废奴运动抱怀疑、抵触情绪。艺术上,他擅长揭示人物内心冲突和心理描写,充满丰富想像,惯用

象征手法,且潜心挖掘隐藏在事物后的深层意义,但往往带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色彩。他称自己的作品是人的“心理罗曼史”,故文学史家则常把他列为浪漫主义作家。

霍桑的代表作是以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红字》(1850)。小说通过一个受不合理婚姻束缚的少妇海丝特·白兰因犯“通奸”罪被监禁、示众和长期隔离的故事,暴露了政教合一体制统治下殖民地社会的冷酷虚伪,探讨了有关罪恶和人性的道德、哲理问题。其他著名作品,有描写祖先谋财害命其罪孽殃及子孙的长篇小说《带有七个尖角楼的房子》(1851),讨论善恶问题的长篇小说《玉石雕像》(1860),揭示人人都有隐秘罪恶的短篇小说《牧师的黑面纱》和表达作者正面理想的短篇小说《石面人像》等。

目 录

牧师的黑面纱.....	1
小伙子古德曼·布朗	22
欢乐山的五月柱	45
会预言的肖像	64
彼得·戈德思韦特的财宝	88
胎 记.....	120
羽毛头:寓意传说	149
人面巨石.....	181
亲 情.....	209
爱丽丝·多恩的恳求.....	219
威克菲尔德.....	239
古老的戒指.....	253
美的艺术家.....	275

牧师的黑色面纱^①

米尔福礼拜堂的门廊上，司事正忙着扯开钟绳。村里的老人们弯腰驼背顺街走来。孩子们打打闹闹，活蹦乱跳地跟着父母，要不就一本正经地迈步。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们侧目偷看好看的姑娘，觉得安息日的阳光使她们比平日更漂亮。人流大都涌进门廊，司事开始打钟，一面盯着胡珀牧师的门口。牧师一露头，他就该停打召唤的钟声了。

“牧师脸上这是什么呀？”司事吃惊地大叫。

听到的人都立刻回过身来，只见一位貌似胡珀先生的人，正若有所思地缓步朝礼拜堂走来。人们全呆了，就算来

① 新英格兰缅因州约克县有位约瑟夫·穆迪牧师，大约八十年前去世。他与这里所讲的胡珀牧师有相同的怪癖，引人注目。不过，他的面纱含义不同。年轻时，他因失手杀死一位好友，于是从那天直到死，都戴着面纱，不让人看到他面孔。——作者注



了位生人到胡珀牧师布道坛上动手给垫子掸灰尘，他们也不至于如此大惊小怪。

“你敢肯定这是咱们那位牧师？”古德曼·格雷问司事。

“错不了，是胡珀先生。”司事应道，“今天他本该跟韦斯特伯雷的舒特牧师对换的，可昨天舒特牧师捎信儿说不来了，得去给一场丧事做祈祷。”

如此大惊小怪的理由好像并不充分。胡珀牧师年届三十，一派绅士风度，虽仍未成家，却不失牧师该有的整洁干净。仿佛有位周到的妻子已为他浆洗过领箍，刷净了一周来落在礼拜天这身法衣上的灰尘。浑身上下只有一样东西刺眼，这就是箍住额头，低垂盖脸，随呼吸颤动的一块黑面纱。近些看，面纱似有两层，除了嘴和下巴，一张脸给遮得严严实实。不过，也许并没挡住他的视线，只给看到的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蒙上了一层黑影。带着这片黑影，善良的胡珀先生朝前走着，步子缓慢沉静，像心不在焉的人惯常那样，微微驼背，两眼看地，但对等候在礼拜堂台阶上的教友们仍和气地点头致意，然而众人只顾吃惊，竟忘了



还礼。

“我真不敢相信那面纱后面就是胡珀先生的脸。”司事道。

“我可不喜欢那玩意儿。”一位老太太蹒跚而入，嘀嘀咕咕地说，“把脸一蒙，他就变得让人害怕啦。”

“我们的牧师疯啦！”古德曼·格雷边说边跟着他跨进门槛。

胡珀牧师还没进门，这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就在礼拜堂传了开来。教友们骚动起来，扭头朝门口张望。不少人干脆站起来，转过身子。几个小家伙爬上椅背，又跌了下来，乱成一片。堂里女人的衣裙沙沙作响，男人的脚步走来走去，一扫恭候牧师到来该有的肃静。可是胡珀牧师好像对这混乱视而不见。他几乎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朝两侧一排排的人微微点头，走过最年长的教友时还鞠了一躬。老人满头白发，坐在通道中间的扶手椅上。年高德劭的老人对牧师外表的异常反应真是迟钝，好像压根儿不曾感受四周的惊诧，直到胡珀沿台阶上了讲坛，戴着那块黑面纱与众



人面对面时,方才有所觉察。牧师先生这神秘的标志一刻也不曾除下。领唱赞美诗,它随呼吸起伏;朗读《圣经》,它就在他与圣书之间抛下黑影。他祈祷,它就沉沉地贴在他仰起的面孔上。莫非他想向可畏的上帝隐藏自己的面孔?

小小一块黑纱,怵目惊心,害得不止一位神经脆弱的女人被迫提前离开教堂。可是在牧师眼中,面无人色的教友们没准儿就跟他的黑面纱一样令人胆寒呢。

胡珀布道有方,远近闻名。他不以力量取胜,对教民们总是尽量好言相劝,导引大家朝向天国,而不靠雷霆般的圣谕驱赶人们奔向那里。此刻,他讲道的风格、方式,一如既往。可是要么由于讲道本身的情绪,要么出于听众的想像,总之,大家感到从未听过他这么有力的一番告诫。与平日相比,今天的布道更是蒙上了一层胡珀性情的温良与忧郁。主题涉及隐秘的罪孽,及那些我们对最亲近的人,对自己的良心都想隐藏的秘密,甚至忘记全能的上帝洞察一切。有种难以捉摸的力量渗透了他的字字句句。全体教友,不论纯洁如水的少女还是心如铁石的男子汉,无不感到躲在可



怕面纱后面的牧师正悄悄逼近,发现了他们思想与行为中深藏的罪恶。许多人双手交叉紧握,按住胸膛。胡珀牧师的话并不可怕,至少并不激烈。然而,那忧郁声调的每一个颤音都令听者发抖,莫名的悲怆与畏惧结伴而来。听众对牧师的反常感觉强烈,真盼一阵清风能把那块面纱掀开,简直认为露出来的会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尽管那身体、姿势、声音,分明是胡珀牧师的。

礼拜刚完,众人便不守规矩,争先恐后往外挤,急于交流按捺不住的惊异,而且感到眼前不见了那块黑面纱,心情为之一松。有的人挤作一堆交头接耳,有的人独自回家,一路默默沉思。还有几位摇头晃脑,自作聪明,吹嘘他们能揭穿这个秘密。可有的人却肯定此事根本毫无秘密可言,不过因为牧师先生熬夜,给灯光弄伤了眼睛,需要遮挡罢了。片刻之后,胡珀牧师也跟在教民们后头走了出来。他蒙着面纱的脸从这群人转向那群人,向白发苍苍的长者致意,又作为中年人的朋友与精神导师,和善庄重地跟他们打招呼。对年轻人则露出爱护与威严,还把手放到孩子们头上,为他



们祝福。这样做是他安息日的老习惯，但今天回报他好意的只有奇怪与迷惑的目光。没人照往常那样，以与牧师比肩而行为荣。桑德斯老爷记性无疑出了毛病，竟忘了邀请胡珀牧师去他家用膳。自从牧师在此地就职，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去他家饭桌上祝福的呀。今天，牧师只好回到自己寓所，正要关门，回头一望，众人的目光全都盯在他身上。黑面纱下面露出一丝忧伤的苦笑，隐约掠过牧师嘴角，随他一起消失不见。

“怪呀，”一位妇人道，“一块普普通通的黑面纱，跟咱女人家系在帽子上的没什么两样，可一到胡珀先生脸上就变得这么吓人！”

“胡珀牧师的脑筋准是出了毛病。”她丈夫，村里的医生道，“不过，这件怪事怪就怪在它带来的威力，连我这么个精明强悍的人都受到震动。那块黑纱虽说只遮住了牧师的脸，可给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罩上了一层鬼气，你不觉得吗？”

“可不是吗，”女人道，“我说什么也不敢单独跟他在一

起。我都纳闷，他自己怕不怕自己呢！”

“人有时候是会自己怕自己的。”她丈夫道。

下午的礼拜式跟上午情形相似。收场时，为一位年轻姑娘的葬礼敲起了丧钟。亲友们聚集在屋里，关系远些的熟人站在门口，议论着死者的长处。突然谈话中断，胡珀牧师来了，依然蒙着那块黑面纱，此刻这标志倒恰当不过。牧师走进停放遗体的房间，朝棺材俯下身去，向他死去的教民最后告别。弯腰时，面纱从额头直垂下来，要是姑娘不曾永远合上了双眼，就能看到他的面孔。难道是牧师害怕她的目光，这才赶紧把面纱往后一拉？有人亲眼目睹了这场生者与死者的照面，毫不顾忌地说，牧师露出真相的刹那间，姑娘的遗体微微一动，打了个寒战，尸衣和薄纱帽都窸窣作响，虽说死者的面容纹丝不动。一个迷信的老太婆是这个奇迹的惟一见证。牧师离开遗体，走到哀悼者们的屋子，然后走到楼梯口，为死者祈祷。祷文饱含深情，感人肺腑，哀痛悲伤，但又倾注着天堂的希望，仿佛姑娘的纤手在拨动着天堂的琴弦乐声在牧师悲怆的腔调之间依稀可闻。人们不



寒而栗,虽然并不理解祷文深意。牧师祷告说,但愿他们和他自己,以及芸芸众生,都能像这位姑娘一样,泰然面对被撕去面纱的那一刻。抬棺材的人沉重地前行,送葬的人们尾随其后。死者打头,胡珀牧师戴着面纱殿后,哀伤了一条街。

“你干吗朝后看?”送葬队伍中有人问同伴。

“我好像觉得,方才牧师跟这姑娘的魂儿手拉手,一块儿走呢。”她回答。

“我也觉得,也是刚才那会儿。”另一位应道。

这天夜里,米尔福村里最漂亮的一对儿要行婚礼。虽说胡珀牧师生性忧郁,逢这种场合,倒有一种平和的快乐。这种场合比热烈的作乐更能激起他和谐的微笑。他性格中的这一点比什么都更能赢得教民们的爱戴。参加婚礼的宾客急切地等待他的光临,满以为笼罩了牧师一整天的那种奇异的恐惧,现在一定会烟消云散。可惜,结果并非如此。胡珀牧师进来时,人们头一眼看到的还是那块可怕的黑面纱。这东西给葬礼平添了更深的忧伤,但给婚礼带来



的只是凶兆。客人们顿时感到,仿佛有朵乌云从黑纱下面滚滚而来,遮住了花烛的光亮。一对新人站在牧师面前,可新娘子冰凉的手指在新郎瑟瑟发抖的掌心战栗,脸色死一般苍白,引起人们唧唧咕咕,说是几个钟头前才下葬的那姑娘打墓穴里钻出来入洞房啦。要是还有比这更阴沉的喜事,只能数响起丧钟的那场著名婚礼了^①。

主持完仪式,胡珀牧师举杯向新婚夫妇祝酒,语气温和诙谐。他的话本该犹如炉中欢跳的火光,照亮客人们的面庞,但就在那一瞬间,牧师从镜中瞥见了自已的形象,黑面纱也将他的心灵卷进了震慑众人的恐惧之中。他浑身颤抖,双唇失色,把未曾沾唇的喜酒溅洒在地毯上,转身冲入茫茫黑夜,因为大地也戴着它的黑面纱啊。

第二天,米尔福全村上下只议论一件事,那就是胡珀牧师的黑面纱。那纱及纱后面隐藏的秘密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给女人们敞开的窗前提供了饶舌的材料。小店老板把此事当作头条新闻向顾客报道,孩子们上学的

^① 霍桑著有短篇小说《婚礼上的丧钟》。